

民国时期

现代史学

纪实

何俊良

何俊良 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第

6

卷

民国时期 重大事件 纪实

第 6 卷

何俊良 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民国时期重大事件纪实(第6卷)

何俊良 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太白路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6.5印张 413.9千字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5604-1165-7/I·165

定价:22.00元

目 录

- 于 劲
1949 上海大崩溃 (1)
- 节延华
逝水沧桑 长沙起义纪实 (298)
- 欧之德
春城新生 卢汉起义纪实 (394)

● 于 劲

1949 上海大崩溃

一切坏的东西一定要让它找机会坏个痛快，才肯罢休的。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序 幕

随着民国三十七年的离去，中国的政治权力发生了根本的转移。这不是简单的政府更迭。古老中华的命运，正从濒死一方的手中挣脱出来。这崛起的力量如此坚定，顽强，魔法一般在茫苍苍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前进，如雷，如闪，如风暴。此时，大洋彼岸，刚刚经历了二次大战的美国，阳光与棕榈树下，自由享受富裕与和平的普通男人们，喝着马提尼酒，听一位挪威人类学家在 10 天内乘木筏横渡太平洋的报告，个个蠢蠢欲动，跃跃欲试。全美国广播电台，最新流行歌曲栏目，一首赫迪·莱德贝德的《晚安，艾琳》——IRENE, GOOD-NIGHT! IRENE, GOOD NIGHT! 风靡了整个 1948 年，却在 1949 年到来的一瞬间消失了，

代之而起的是一首崭新的、风格别异的通俗歌曲《我想乘一艘慢船到中国去》。曲调新颖别致，词义引人入胜，一时间竟唱遍整个美国。可是，轻松诙谐的旋律，富于美利坚情趣的浪漫，却无法抵御来自东方的某种不祥之感。当美国的政治家们对发生在古老中国的一切感到疑惧不安时，美国的许多人，已经抛开一位熟悉的黄皮肤领袖形象，转而去研究另一位神秘的黄皮肤伟人。在当时的美国报纸上，被称作毛润之的先生，数月后，正是毛的这股魔力，震撼美国，也震撼世界。

20 世纪的世界真的存在魔法么？那么，无情地将一个政权送入地狱，而将另一个主义推向舞台的究竟又是什么？为 1949 年中国发生的这场革命，东西方的政治家争论了几十年。

答案究竟何在？1948 年临近结束的一天，来自南京美国大使馆的大卫·巴雷特上校和约翰·梅尔比在北平共进午餐。阳光明媚，温煦的阳光透过金灿灿的柿子树。然而，隆隆的炮声震落了桌上的筷子。毛泽东的人民解放军已到达西山。不久，他们见到了这群胜利的士兵。他们进入北平就像乡下孩子进城一样，脚穿布鞋，军装肥大，羞红的脸上表情腼腆，有人竟凑到灯泡上去点烟。

而此时，上海，这座集 20 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之大成的远东第一大都市，蒋介石政权 3 年来政治、经济大滑坡的中心，正被浓烈的战争气氛笼罩。一幢幢被水泥糊满、倾斜着伸向青灰色天空的高楼大厦，浸漫着鲜血一般的霓虹光彩。在这耀眼的光斑中，是一纸纸来自军方的戒严令。

这是大战前的警示。

军事决战的战略性胜负，在白雪皑皑的黄淮海平原上已然成为定局；但，以国共双方为主角的这部恢宏的历史剧，它的最后一幕的舞台，却注定要在上海——中国共产党在此降生，在此遭受几乎覆灭的血腥镇压的地方，如今她将凯歌重来；中国国民党

的第二代领袖蒋介石在此崛起，成为历史的风云人物，如今他却将从这里告别海棠叶状的大陆，飘零入海。

中国历史上颇有意味的 1949 年终于到来了。

民国三十八年元旦特大新闻： 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准备下野。

民国三十八年元旦。清晨，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的上空，被薄薄的阴霾笼罩。外滩江海关大楼的钟声，每隔半个时辰就隆隆响起，据说，在半个世纪之前，代替这闷沉沉钟声的是一个古老的报时球。

仅仅 1000 年前，这座远东最大都市的所在地还浸没在一片汪洋之中。随着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的扩展，有了最初平沙落雁的渔村，又渐渐成为船舶云集的商埠。明代，这里筑起了一座城。而它真正成为东方大都市的历史，却是在门户开放的鸦片战争之后。不到 100 年的时间，上海已经有了相当浓郁的西方色彩，尤其是在外滩一带，百老汇大厦，沙逊大厦，汇丰银行大楼，英国领事馆，一幢幢盎格鲁撒克逊与新希腊式华丽贵族风格相融合的古老建筑物，沿蜿蜒的黄浦江傲然矗立。

拱形的外白渡桥巨大的钢铁梁架下，凝重浑厚的黄浦江水与青灰色的苏州河水缓缓汇合，又缓缓地折向东去。

天才蒙蒙亮的时候，南京路以南、福州路以北那条约 200 米左右旧称望平街的小马路上，已经有密密麻麻的人头攒动，这条街是上海赫赫有名的报业发源地。上海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申报》、《新闻报》在这里起家；《时报》、《神州日报》、《民立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商报》、《亚细亚报》等曾在这里驻足。报贩头子在这里办起“派报行”，垄断报纸的发行。

报贩子们一个个盘腿就地而坐，双膝间摊放着数百数千份的新报纸；在他们周围，有许多是10岁大小的报童，他们背着长至膝盖的布包，长长的带子圈在细细的脖子前。他们穿着破烂的旧衣服，很多是大人穿剩下的袍褂。每天清晨，当报贩头子还没有到时，他们分别缩在烧饼油条店的柜台下，或者蜷缩在尚未打开火头的煤炉旁，披着麻袋，只等报贩子一到，他们便像从平地下钻出来一样，奔向各自的报摊。一双手紧攥报纸在人群中挥动的小手，一张张染满污泥却生动机灵的脸孔，以及尖尖脆脆小鸟般稚嫩的声音——

“爷叔爷叔，今朝有啥新闻？”

“小鬼头，都听牢，今天的新闻是——”

元旦清晨，外滩一带繁华街道，刺骨的朔风中，早早就传来报童清脆的喊叫声。

“卖报，卖报，三十八年元旦特大新闻。”

“中央报，中央报，蒋总统发表新年文告！”

“大公报，大公报，政府呼吁，和谈有望！”

“老申报，老申报，和谈关键系于共党！”

“新闻报，新闻报……”

“看报，看报……”

报童们的声声叫喊，将各家报纸新闻迅速波散开去，顷刻传遍全城。街道上匆匆过往的人，纷纷从口袋里掏出钞票。穿长衫的职员，着西装的绅士，戴眼镜的先生，夹书本的学生……民国三十八年初的上海市民，对于时局变化的敏感，为中国任何城市所不能比拟。

外滩。英国领事馆附近，在民生公司招牌下的一幢精致古老的建筑物里，上海市政府正在召开每年一度的新年团拜会。建筑物外沿江的马路上停放着各种各样新式老式的汽车，国民党驻上

海的党、政、军、宪、警各方的头面人物，在上午8时之后，都零零星星地来到这里。今天是周末。在这幢建筑物里，看不出任何与往年团拜会不同的地方，与会者不管先来后到，都先到门口签到，然后笑容满面，远远地就相互称兄道弟，握手抱拳，口称“恭喜恭喜，发财发财！”

宁静祥和的气氛之下，似乎无人感觉这是国民党建国以来打击最为惨重的一个新年。团拜会上，大小官员们仿佛心照不宣地谈着各种个人的事，唯独不谈国事。此时外面的外滩，正阴沉沉地走动着许多从徐蚌前线退下来的散兵游勇。他们身上褴褛的黄军服和污浊的绷带在元旦这节日的氛围中显得分外醒目。

几家大报馆的阅报栏前，围着许多人。今天各大报纸的头版，都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民国三十八年元旦日文告。其中，申报刊载的文章和标题是：

总统发表元旦日文告

和战关键系于共党

宪法不能违反国家必须独立完整

军队应有保障人民维持生活自由

“全国同胞：今天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开国纪念日。自国父倡导国民革命，创建中华民国，开国至今，整整经过了37年。在这一个时期之中，革命先烈爱国军民流血牺牲，坚贞奋斗，饱经挫折，备历艰辛，宪法才得实施，宪政才告成立。我们今日在宪政政府成立之后，第一次举行开国纪念，深觉岁月蹉跎，建国事业如此迟滞，三民主义未能实现，实在是感慨万分。溯自抗战结束之后，政府唯一的方针在和平建设，而政府首要的任务在收复沦陷了14年的东北，以期保持

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但是3年以来，和平建国的方针遭逢了阻挠，东北接收的工作也竟告失败，且在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东北9省重演九一八的悲剧。华东北北工商事业集中的区域，学术文化荟萃的都市，今日皆受匪患的威力。政府卫国救民的责职未能达成。而国家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这是中正个人领导无方，措施失当，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愧悚栗，首先应当引咎自责的。

“……今日戡乱军事已进入了严重的阶段，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历史文化的续绝，都要决定于这一阶段之中，而我同胞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自由或奴役，生死或存亡，也要在这一阶段决定……”

人群发出嗡嗡声，但很快又安静了。

“……所以和战问题盘旋于每一同胞的心胸之间，而政府为战为和亦更为每一同胞所关注。……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道这个问题的决定，全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之公意是从。……”

阅报栏前出现了小小的骚动，人们窃窃私语起来。申报在这里作了一个醒目的小标题：“只望和平果能实现，个人进退绝不萦怀。”

“今日股票行情会有变化，下跌势头略会回升。”

“如果蒋总统下野，谁能主政呢？”

“……尤其是京沪地区为政治中枢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我深信政府不仅在此有决胜的把握，而且整个国家转危为安和全体人民转祸为福的枢机亦在于此。……”

元旦这天，上海市民各种惶惶的猜测、疑问乃至谣言滚雪团似地随着这篇元旦文告越滚越大、越传越神。上海自民国二十八年八一三抗战至今，10余年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事。如今，上海可能再次成为战场么？和与战的推测，成为上海各阶层人士1949年元旦日最普遍的话题。

逃难潮 兵荒马乱中的南京

旧政权最后的首都南京。

黄埔路官邸。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元旦清晨和往日一样，于5时半起床，在床上稍稍活动手脚，便来到楼外的平台上。他缓缓交叉起双臂，环抱胸前，开始每日清晨半小时的默立。这个习惯已成为他近40年来身体动作的一部分。还在溪口龙潭中学读书的时候，每天清晨，这个紧闭嘴唇、环抱双臂、默默伫立在大自然中的青年人，就曾给他的老师、同学留下坚定、奋发的印象。

从未有人知道这时他在想什么。

他默默地伫立着。

周围多是黑苍苍的松柏，有一些乳白色的雾霭在密密的松针间流连悬挂，这些浩瀚无边的松柏树林，黑苍苍古老的绿色，在南京冬日的荒漠寂寥之中，已成为大自然唯一的生命原色。这一

年四季的莽莽苍绿，给人以强悍、壮观的生命感受，它似乎掩盖了许多的虚假、腐烂、破败。东方，就是古今闻名的钟山，又名紫金山、蒋山。这座在中国历史上曾给予六朝古都的王者以神力的名山，今天，在冬日清晨白茫茫的雾气里，在无声地呼啸如波浪一般起伏的松涛中影影绰绰，给人以难以琢磨的深邃和神秘。

谁能够主宰这种深邃和神秘？他不会忘记，民国十七年，从上海办完与宋美龄的婚礼，也结束了他的第一次下野，极为风光地来南京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种种细节。火车从上海起程，沿途都有欢呼的人群；当他到达南京时，南京城内的主要街道被迎接的市民拥挤得水泄不通，他所乘坐的汽车在千千万万人民的簇拥下艰难地前进。那是怎样一种兴奋和快乐。民国二十五年，他从西安脱险归来，南京、上海的百姓放鞭炮庆贺，市内的几条大马路一夜间被鞭炮灰烬铺满。民国三十五年5月，抗战结束，胜利还都，举国上下沸腾，上海新新百货公司，从大厦顶垂挂他数丈高的戎装照。然而，此刻这位民国三十八年初中国四万万万人之上的领袖，当他独自置身于这茫茫天宇之间，显得如此渺小。除了那双鹰隼似的眼睛，他身上所有的器官都已衰老。而他清瘦的躯体，以及裹在躯体外面的黑色布袍，在渐渐明朗起的晨光中，好似一团虚无的幻影。

城内。稀稀落落的鞭炮声响了一夜，不仅没有唤来丝毫喜气，却觉得民国三十七年的颓败之气径直延续到了民国三十八年元旦日的清晨。

半个小时后，他缓缓地抬起头，转过身，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进早餐时，他问侍从武官：“城内昨夜情况如何？”

侍从武官答：“一切正常。”

他又问：“陈官庄上空的天气怎样？”

答：“晴朗。空投飞机已经起飞。”

蒋介石无声地咽下了第一口稀饭。

首都南京已成为一座濒临战火边缘的危城，随时可能陷落。

自去年 11 月初徐州会战之日起，逃难的难民洪流冲破了京沪、沪杭、浙赣，以及沪台、沪港一切陆、海、空交通线。11 月 7 日，正好是周日。一架载有美国驻华武官的飞机，在徐州外围巡视了一圈，亲眼目睹战火已烧到徐州城内，徐州陷落，已在旦夕，回京下机，第一件事便是发出撤退京、沪侨民的指令，并让美联社发出这一重大消息。

11 月 30 日下午，南京的逃难潮达到顶峰。当日下午 2 时，总统府内，召集五院秘书长会议。国府秘书长吴鼎昌在会上向各院秘书长发出“假使南京沦陷”，应该如何如何的应变措施。据说，吴鼎昌的动作出于总统府内一位高级幕僚的授意。尽管这位高级幕僚后来受到蒋介石严厉的训斥，但是，整个南京当时便骚动起来。南京下关火车站，变成了行李的山峰、人的海洋，所有月台全部被塞满。

最为敏感的海上也骚动起来。当日下午 3 时，上海市长吴国桢得自南京开会的消息之后，焦灼、徘徊到当晚 11 时 30 分。

12 月 2 日，上海大公报发自宜兴消息，2 日当天，有百余辆新型小汽车从南京方向经宜兴往上海去。如此巨大的车群鱼贯而过，这在宜兴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引得公路旁的乡下人成群前来看热闹。

南京沦陷于共党之手只是时间，蒋介石十分清楚目前的处境。

一个月前，蒋介石在衡量了徐蚌前线的局势后，便找来了中央广播电台台长吴道一，要他立即中止电台的扩建规划，准备拆迁重要机器设备。12 月 27 日，6 部广播机中最大的 3 部，一部 100 千瓦中波机和两部 20 千瓦短波机停播拆卸，连夜加班，装箱后运

至下关煤炭港码头。好容易从上海招商局租来的一艘 2000 多吨的登陆艇“万国轮”已经离开上海，却遥遥无期不见踪影。码头及下关江岸一带堆积待运的各机关、工厂的货物材料，长愈数里，高积如山。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发到一张八开大小的表格，上面印有四条“疏散志愿”“供君选择”：一，自愿疏散，发 6 个月工资；二，调下属地方电台工作，发给搬迁费；三，去台湾，有疏散船可坐；四，留京工作。

行政院资源委员会的拆迁工作比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拆迁更为重要。

资源委员会是贫弱的旧中国唯一具有整体技术实力的重工业集团，是支撑蒋介石国家机器最重要的工业柱石。在行政上，它是国民党主办重工业的部级机关，下属 111 个总公司或总机构，共有生产单位近 1000 个。如果说，当时的中国还有什么“国家资本”，那就是资源委员会。

1932 年 11 月 1 日，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蒋介石亲自担任委员长，由翁文灏任秘书长，钱昌照任副秘书长，对外称：三元巷二号秘密。这就是资源委员会的前身。

1936 年资源委员会开始工业建设，仅一年时间，资源委员会的厂矿单位已经包括煤矿、石油矿、铁矿、铜矿、铅锌矿、锡矿、金矿、炼钢厂、炼铜厂、钨铁厂、机器制造厂、电瓷制造厂、水力发电厂等。还着手铎梯管理。

8 年抗战，工业建设的速度有所减慢。但在整整 8 年时间里，资源委员会中大批抱“科学救国”思想的技术人员依然努力工作；到 1945 年抗战胜利前夕，厂矿单位已有 121 个。

抗战期间，有 6 笔大宗美元的外债是由资源委员会出口的钨、铋、锡、汞、铋、钼偿还；3 笔出自美国，3 笔出自苏联。

抗战胜利，资源委员会接收了一批日伪的工业，又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增添糖、纸两项轻工业，实力更为强大。资源委员会先后与美国、英国、德国进行技术合作，范围包括电力、煤炭、石油、铜、铝、金、钨、锑、锡、钢铁、机械、电机、电话、化肥、制碱、水泥、糖、纸等。

去年年底，翁文灏内阁下台后，由孙科主阁，孙越崎连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在黄埔路官邸，蒋介石亲自召见孙越崎。

蒋介石：“资源委员会在南京还有几个厂？”

孙越崎：“执行生产任务的有5家，电照厂、有线电厂、高压电瓷厂、无线电厂和马鞍山机器厂。”

蒋介石：“把这5个厂都迁走！”

“去哪里？”

“直接去台湾。”

孙越崎犹豫了一下，说：“现在外面谣言很甚，说江阴要封锁，轮船不好雇，运输有困难。”

蒋介石没有说什么，他站起身在会客室里走了两圈，说：“现在京沪铁路畅通无阻，你们可把机器设备由铁路运到上海，转轮船运去台湾。”

孙越崎：“5厂经济现在很困难，拆、运、建需要很长时间，经费问题还没有着落。”

蒋介石：“这不要紧，你马上做预算来，我交财政部照拨。”想了想，他又说：“为了快和省钱起见，你们一面拆，一面派人去台湾勘测厂址，把设备直接运至新厂地址，免得将来倒运，费钱费时！”

孙越崎临走时，蒋介石又叮嘱：“预算早日送来，越快越好。”

蒋介石算了算日子，新年之后，5厂拆迁工程可以上马。上报的预算已经批交财政部国库署，所需款项将以“紧急命令”如数照拨。至于资源委员会方面，年后即派出无线电厂总经理马师亮

和马鞍山机器厂厂长张心田去台湾勘测厂址。

只剩下最后一件生死攸关的事——上海中央银行金库里的黄金。

“下野”和“逼宫”的幕后戏。蒋介石愤言：“国民党是从内部被打倒的。”

元旦清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陶希圣走出田吉营公馆时，他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南京当时的天空呈苍黄色。街上的行人已渐渐多起来，长江路、中山路、新街口一带闹市区，人们纷纷在议论元旦文告，以及有关蒋介石下野的各种小道消息。他们并没有想到，这位缓缓从他们身边经过、一言不发着便装的人，就是这份新年文告的执笔者。

他缓缓地走着，前面就是中央社，他避开去，折向一条小巷，此时，他怕见熟人，他尤其怕别人问起元旦文告。沿途所见，一切都是苍黄色的，苍黄色的天，苍黄色的地，苍黄色的人的脸孔，连人们手中拿着的报纸也是苍黄色的。

在近10天里，陶希圣几乎都是在中央新闻局楼上苍黄色的灯光下度过。稿子经过多次修改，每一次修改指令，都显出一种矛盾、犹豫。这10天，局势动荡不安，瞬息万变，作为元旦文告的执笔者，他的心时刻提悬着。

12月2日，蒋总统委任汤恩伯为京沪警备总司令。

2天后，总统亲自召见国府委员、总统府资政吴忠信，请他出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婉辞道：“我不是秘书长的材料，是否另请高明。”几番推辞之后，蒋介石对他说：“实话对你说，观察最近内外情事，我是干不下去了，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打算下野，我走后，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你是党国元老，由你出来担当此任，

我才能放心。你的任务是拉德邻上桥，等到任务完成，去留由你决定。”蒋并对吴忠信说，他初步定于三十八年元旦下野。

陶希圣手中的这支笔，历经中国近30年来多少大事，现在却颤抖了。他很清楚，无论是汤恩伯，还是吴忠信，他们的出任只能有一种解释——总统正在为下野之后的局势控制作人事安排。

11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临时会议上，文胆陈布雷一反往日的谨慎向蒋介石进“忠谏”，遭斥骂。两日后，他在自己湖南路宅邸自杀身亡。没有人知道陈布雷近日都向蒋介石说过一些什么。11日中午离会之后，陈布雷的面色十分苍白，午餐席上，他情绪激动地说出这样一番话，他说：“任何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首先是审时度势。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可是胜券却操在北伐军手里，得能底定天下，势也。抗战胜利以来，将骄兵逸，8月军事会议之后，蒋公对宋希濂、杜聿明、黄维等高级将领都有安排，可是他们还是偕妻携子到杭州旅行，流连忘返。蒋公发火，把他们赶上前线。你们想，这样的仗怎么打得下去。……你们总还记得去年8月24日魏德迈在黄埔路官邸的访华声明吧，指责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这也罢，竟然说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于感召力的领袖……”。

陈布雷说这番话之后10天，徐、蚌前线形势恶变，国军号称80万大军相继陷入困境，黄伯韬将军战死在碾庄圩。陈布雷、黄伯韬的死，是从政治、军事两方面给予政府的最大的震撼。从这之后，政治、军事形势每况愈下，经济形势也由于11月政府币制改革的最终失败而崩溃，为此，行政院长翁文灏内阁集体辞职。

在此之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已经表示他的坚决立场，认为蒋介石下野已成为必要之举。

12月24日，张群、吴忠信代表蒋介石去见副总统李宗仁，正式提出就蒋介石下野问题进行初步磋商。经过两次会议，达成以下非正式的协议：